

高校英语教师技术心理资本及教育技术 学习实践策略发展探究



姚洋*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 技术心理资本是对技术学习起到关键作用的心理资本,对个体技术掌握起到关键作用。本文使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对高校英语教师的教育技术学习过程与策略进行深描,以期探寻其教育技术学习实践与策略的内涵及互动关系,从而厘清教师个体技术心理资本的具体演进与建构模式。研究发现教师因个人背景与具体情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教育技术学习策略,促使教师在教育技术学习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特征。高校英语教师主要通过技术请求、技术使用、技术理解以及技术迁移的实践策略,从技术效能、技术希望、技术乐观与技术韧性层面使自身技术心理资本得以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观、学习观、教研背景、技术背景,其所处的教研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其所可获取的技术学习支持是其技术心理资本发展及教师技术学习实践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提出应从:1)建构技术价值引导下的超学科教师教育;2)营造以教育为主位的教育技术使用与请求情境;3)构建融合教育与技术的教学科研生态观入手以促进教师技术教育。本研究诠释了高校英语教师教育技术学习及技术心理资本的演进与建构过程,为教师技术学习及教师技术教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及实证性数据参考。

关键词: 技术心理资本; 教育技术学习; 教师技术教育; 高校英语教师

DOI: [10.57237/j.edu.2022.02.009](https://doi.org/10.57237/j.edu.2022.02.009)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echnologi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Yao Ya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i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at plays a key role in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individual technological mastery. In this paper,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and strateg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i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practice and strategy, and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mode of teachers' individual technologi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eachers have different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thei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because of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s and specific situations, which makes teachers present different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improve their technologi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from the

*通信作者: 姚洋, yaoyang@swfu.edu.cn

aspec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ical hope, technical optimism and technical resilience through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technology request, technology use,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eachers' own teaching-learning-research background, technical background, teaching-research environment, techn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technical learning support they can obtain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echnologi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teachers' technology learning.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1) construct a transdisciplinary teacher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chnology value; 2) construct the situation of using and request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education as the main position; 3)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view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ating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o promote teacher's technology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technologi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empirical dat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teachers' technology education.

Keywords: Technologi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Teachers' Technical Education;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1 引言

语言教师发展研究也开始引入社会文化理论并经历社会化转向[1]，注重探索教师本身与社会及物质环境的互动，并强调教师学习的日常性以及教师知识的内生性[2]。教师学习（teacher learning）延续教师发展（teacher development）的概念，把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由被动转化为主动[2]，并聚焦于愿景、动机、理解、实践、反思、社群等更深的维度[3]。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教师学习及教师教育的内容与范围早已跨越了单纯的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而走向了学科知识、教学知识以及技术知识等多维度知识整合提升之路。《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进行深入融合，并要求加强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以及学生信息素养。教师也因此开始在教育技术学习层面面临着新时代的更高要求，需要不断完善自身教育技术能力以适应社会需求。已有研究证明，教师本身的优秀心理品质对高校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价值、职业发展及高校组织建设会产生积极的竞争优势[4, 5]。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可以进行开发和投资的内在资本，是个体获得竞争优势的核心心理要素[6]，对教师学习也应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文使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从技术心理资本角度切入对高校英语教师的教育技术学习过程与策略进行深描，以探寻其教育技术学习实践与策略的内涵及互动关系，从而厘清教师个体技术心理资本的具体演进与建构模式。

2 关键概念与文献回顾

2.1 技术心理资本

良好的职业心理是教师学习及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7]。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作为个人对自我知觉、工作态度、伦理取向等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影响着个人绩效并帮助形成积极行为[8]。心理资本最初被划分为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情绪稳定性四个维度[9, 10]，之后进一步划分为希望、乐观和坚韧性三种要素[11]。学界认为，心理资本除包括个性品质与认知能力等先天特征以外，还应包括个人通过学习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内在基础架构[12]。Luthans、Youssef 和 Avolio [6]最终确定心理资本四维度：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希望（hope）、乐观（optimism）和坚韧性（resilience），并获得学界广泛认可。Luthans 等人[13]将上述四维度的具体内涵诠释为：拥有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自信（自我效能）；对成功做积极归因（乐观）；坚持目标，在必要时能够重新选择实现目标的路线（希望）；当遇到问题和困境时，能够坚持、很快恢复和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坚韧性）。

目前，国内有关心理资本研究集中于非教师群体、中小学教师及大、中学生等[14]。关注心理资本与自我导向学习[15]、学习参与度[16]、创新及工作绩效[17, 18]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探讨教师的心理资本与创新绩

效[19, 20]、教师资源稳定[21]、组织公民行为[22]、职业倦怠[23]以及工作投入[24]等之间的相关性；并对心理资本的测量、结构[25]、作用机理[26]、培育及提升策略[27]等进行探讨。上述研究均证实，优秀心理资本对高校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价值、职业发展及高校组织建设会产生积极的竞争优势[4, 5]。然而却鲜有研究触及技术背景下的个体心理资本发展以及心理资本与技术能力提升的互动关系。根据前人研究，本文以心理资本理论为基础，将技术心理资本定义为影响个人对技术的自我知觉、技术使用态度、技术使用倾向、以及技术伦理取向等相关心理状态的相对稳定心理特征，技术心理资本影响着个人技术使用效果并帮助形成积极技术使用实践。

2.2 教师教育技术学习

教师学习是教师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卷入学习活动而发生内在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28]，具有终身性以及教师的主体能动性等特征[29]。对教师学习的习得观经历了强调结果而不重视过程，将教师视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到重视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学习过程，认为教师学习是教师在已有知识基础上构建新理解、新知识，并将其融入教师的个人知识系统的过程[30, 31]。并开始突破单一的因果相关以及二元论范式，将学习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等复杂的系统中，开始将教师学习定义为个体在与环境和他人的交互中不断进行的社会建构过程，以整体、动态和多元的视角透视教师学习[1]。

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技术的不断发展，教师学习及教师教育的内容与范围开始跨越单纯的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结合，而走向了学科知识、教学知识以及技术知识等多维度知识整合提升[32, 33]。《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进行深入融合，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进行提升。教师也因此需要不断完善自身教育技术能力以适应社会需求，并开始面临着教育技术学习层面新诉求。教师学习自然也开始不断被赋予技术属性，以使教师能够更好的结合技术与教学。本文中所提及的教师教育技术学习，指教师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卷入教育技术学习活动而发生内在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属于教师学习的一个方面，并与教师学习一样具有终身性及教师主体能动性特征。

我国目前探究教师学习的文献已有很多[2, 34-36]，

但关注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师学习研究相对较少。与技术相关的学习文献基本没有涉及教师层面，近年来大部分研究从学生课堂投入度[37]、移动技术辅助学习[38]、技术促进学生学习[39-42]等方面进行探索。上述研究思辨与文献综述类文章较多，实证研究较少。且多数文章都将技术与学习割裂，以二分法为哲学基础对两者的相互影响进行探究。然而，“技术”与“学习”不应是割裂的二元世界，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个体的学习情境中发生。鲜有文章从主位研究视角出发，聚焦于特定情境下技术学习的具体过程与技术学习者自身的改变。

综上所述，本文以前人研究及过往文献为基础，将心理资本以及教师学习概念进一步延伸，提出上述技术心理资本以及教师技术学习的操作定义，技术心理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的技术学习过程。为进一步了解教师技术学习策略与实践的特征及互动关系，探究技术心理资本如何具体影响教师技术学习策略与实践，本研究使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从技术心理资本角度切入对高校英语教师的教育技术学习具体过程与策略进行深描；探寻其教育技术学习实践与策略的内涵及互动关系，并厘清教师个体技术心理资本的具体演进与建构模式。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以阐释主义范式开展质性个案研究的主要理据如下：1) 研究目标上，量化研究注重预测控制，质性研究注重对意义的理解；2) 研究对象上，量化研究强调事实的客观实在性，而质性研究强调对象的主观意向性；3) 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注重经验证实，而质性研究注重解释建构[43, 44]。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具体研究问题：

- 1) 高校英语教师的教师技术学习实践及策略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 2) 技术心理资本如何与上述教师技术学习实践及策略产生互动？
- 3) 有哪些因素对高校英语教师技术心理资本及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产生影响？

3.1 先导研究、进场细节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我国华东地区某高校作为研究场地，该校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

实施意见》，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及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推荐认定工作。研究者在一次教学比赛中接触到该校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并与其探讨过技术辅助外语教学的议题。比赛过后，研究者向该院长表达了想进入该校进行实地考察的意愿并获得同意。经该院长推荐，研究者借该院学术交流会议的时间，首先通过叙事问卷对该校 43 名高校英语教师进行了基本情况及合作配合意向调查。再根据调查情况，通过典型个案及最大化差异抽样的方式选

出 7 人作为深度访谈对象。与这 7 位潜在研究对象接触后，经研究者与其反复协商并详细说明研究论理事宜，有 2 名教师明确表示因隐私考虑及时间原因不愿接受深度访谈。研究者选择尊重其意愿并表示了感谢。考虑到质性研究主要就某一个研究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不需进行随机抽样，样本一般比较小且不具统计意义[45, 47]，研究者决定以剩余 5 名教师为最终研究对象。

表 1 访谈对象信息如下

姓名	Andy	Bob	Cathy	Doris	Emma
性别	男	男	女	女	女
年龄	46 岁	35 岁	40 岁	32	29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在读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职称	副教授	讲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技术进修经历	无	无	有	有	无
混合教学实践	有	有	有	有	有

3.2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为期 4 个月(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7 月)。经研究对象允许,除对研究者进行课堂教学与学习观察以及深度访谈之外,研究者还阅读了他们有关教学、进修、培训、学习及科研的个人笔记、日志等相关资料作为三角互证以排除单纯将观察与访谈数据作为研究数据的主观性,建构内部效度。兼顾受访者情绪、配合度稳定以及数据的充实度,研究者针对每位研究对象进行了 4 次课堂观察,2 次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期间无异常情况导致本研究中断。

所有访谈均采取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并录音。访谈前向受访者介绍研究的目的、保密性和录音事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后对受访者表示感谢并将访谈录音拷贝给受访者。访谈结束后,一名研究者将访谈录音转写成文字,再交另一名研究者及受访者本人进行详细核对以保证转写的完整性与正确性。研究者对所搜集到的访谈数据进行评估并视数据实际搜集成效安排追踪访谈,反复对比已有数据,直至理论性饱和开始出现主题重复为止。最终研究者对所有数据进行编号和整合。

表 2 数据收集来源概览

数据来源	描述
观察	观察其日常技术接触与使用、技术学习及课堂教学过程
日志	分析受访者的日记、教学日志等文本材料
半结构式访谈	制作访谈提纲、对研究对象的访谈数据录音并转写

3.3 数据分析

研究者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系统、深入的交叉对比,并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类属编码和主轴编码的过程对资料进行数据编码及分析[45]。首先依据文献综述与概念框架,析出 T1 技术心理资本要素变化、T2 技术学习实践模式两个主题,再根据数据中信息的共现频次,将所有所有意义单位进行一、二级

编码以分出类属。然后以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与韧性四维度为主题分析维度,在进一步挖掘访谈文本和一、二级编码之间的关联性和衔接性的基础上,进行三级编码。研究者在整个过程中共同探讨协商,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最后邀请有关专家及受访者对编码结果进行确认以保持客观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编码方案。

表 3 T1 技术心理要素变化编码示例（仅列举部分）

码号	意义单位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RZA003	从原来的对技术望而生畏、排斥将网络资源带进课堂，而变成积极与学生交流最新的移动辅助学习软件与在线学习平台	与学生教学学习辅助软件与平台	师生交流	自我效能促进
FTB003	学校也不会因为你搞了点新东西进课堂就认可你的教学	学校对新技术教学支持不够	困境阻碍	自我效能受阻
FTC002	虽然这些技术培训很让人沮丧，但我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不因培训的不完善而沮丧	自我调试	希望促生
FTD003	选择集体备课后，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了。	集体劳动提高效率	同事互助	韧性加强
FTE017	学新东西就好像是给你的知识和技术在开平方，而不是做加法，很多东西是一通百通的	学到的知识对新学知识有大促进	拓展学习	希望促生
RZA002	今天学生的配合很好，一定要注意学生的体验，边学边改进	学生反馈积极促进反思整改	获取反馈	乐观促生

注：RZ、FT 代指日志、访谈；A、B、C、D、E 代指 Andy、Bob、Cathy、Doris、Emma；数字为具体码号

4 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研究对象均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卷入技术学习活动并促使自身的技术心理资本发生变化。将 5 位研究对象在对本研究所获的所有数据进行多级编码整合后，总结研究发现如下：

4.1 “自我效能”的转化

研究对象的技术自我效能作为其技术心理资本的重要组成，在其教育技术学习过程中不断变化。其中 Andy、Doris、Emma 的自我效能感提升明显，正如 Andy 在访谈中所说，他通过咨询学生意见并在课堂尝试借用慕课学习平台进行混合教学实践的方式，“从原来的对技术望而生畏、排斥将网络资源带进课堂，而变成积极与学生交流最新的移动辅助学习软件与在线学习平台，逐渐借助技术把课堂盘活了起来”。Doris 则是通过参加校外工作坊的方式，了解到了最新的与语言教学相关的教育技术。Doris 认为，校外的进修经历不仅让她“接触到了最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有很多课例讲解环节帮助自己直接看到这些技术如果在课堂中使用”。Doris 说：“正是专家学者的引领和示范让我有具体的操作流程且敢于在自己的课堂上去开始更多的尝试新技术。”Emma 则是从网络社区中获得了迈出第一步的自信，她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加入了好几个教育技术交流的 QQ 群，群里有很多“大神”不遗余力的帮助所有人解决教育技术使用以及教育技术如何融入课堂教学的问题。Emma 感动地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第一鼓起勇气在群里发问后所获得的反馈，她回忆到：“当时我只是很模糊的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翻译练习软件推荐，瞬间就有很多人回答我，有的人先问我具体是进行什么层次的翻译练习，有的则是直接推送了好几

个网盘或是网站下载链接并告诉我各种软件的优缺点。”Emma 觉得，大家的帮助不仅是在技术层面，在精神上更是一种鼓励，让她觉得“遇到问题也不怕，找‘大神’们问问肯定能解决。

相比较而言，Bob 和 Cathy 在技术方面的自我效能提升不太理想。Bob 与 Emma 一样，也通过网络寻找辅助语言教学的新技术以及技术学习途径。但 Bob 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因为一边读博士一边要上课，在备课上的精力着实有限。他在访谈中提到，“很多时候论文写作中的一张图就让人魂不守舍一天”，备课的时候只能是尽量把书本的知识讲好，“引进新技术进课堂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肯定需要更多备课时间与精力”。Bob 也提到，自己并不是没有去做尝试，而是觉得这样尝试的意义不大，因为“学校也不会因为你搞了点新东西进课堂就认可你的教学，甚至有的督导还会认为你上课讲得少才是不负责任”。Cathy 在访谈中也提到这点，她说：“我们学院就有个年轻教师，采用在线的方式给学生布置作业与任务并采取过程性评价的方式给分，后来期末教务检查她的作业布置与考试情况时就遇到了很多麻烦，教务处可不管你用什么花样，一些都得按他们定好的套路来。”Cathy 在访谈中还无奈的告诉研究者，自己所在的学校其实就有组织一些关于教育技术的校内培训，但她认为这些培训都是“走形式”，“只是变了形式的‘说明书’”。她在访谈中说：“搞技术的人根本不懂教学，只是告诉我软件和平台怎么用，用处不大”，“技术引进课堂只有学院想做是不够的，校级层面也要对新模态的教学加以支持对接才行。”

4.2 “希望”的演变

虽然研究对象的自我效能改变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但本研究数据显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方式卷

入技术学习之后，都在希望层面出现了较为积极的变化。Andy 在访谈中提到，自己通过与学生交流，向“年轻人学技术”，让自己的课堂“从学生中来”。Andy 还笑称自己的教学现在是走“群众路线”，学生们在课堂教学中的配合度也得到提升。Doris 也在访谈中提到，现在自己每两三周就会找机会利用周末时间参加一些讲座、会议或是工作坊，她以这种方式“不断带着问题去学习新的教育技术”，从而“把更好的技术和混合教学方法带回课堂”。Emma 更是开始通过国外的在线论坛以及视频网站获取更多的技术学习资料，她在访谈中说：“随着学习的深入，‘大神’们也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候他们都推荐去国外论坛、交流社区或是视频网站寻找答案。”Emma 说，自己不仅“去找寻新技术的能力提高了”，“在对技术的敏感性上也得到了提升”。她在访谈中说：“学新东西就好像是给你的知识和技术在开平方，而不是做加法，很多东西是一通百通的。”

Bob 虽然在自我效能上较弱，但在访谈中他也承认自己这样“蒙着头上网找技术”的确效率不高，下一步准备参加一些在线学习来提高技术。同时他也开始向读博的同学进行求助，开始阅读教育技术学以及混合教学相关的一些文献，并“开始渐渐明晰一些接下来要做的事情”。Cathy 也在访谈中承认，虽然学校的技术培训很让人沮丧，但自己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Cathy 说，学校的培训中很多从教多年的老师也参与其中，而且很认真的与老师在交流，自己的确“需要反思”。她说自己会一边寻求更深入的技术学习方式，一边向学校反馈意见。她说，“既然培训不完善，那我们就应该直接向学校提出要求来解决这个困境。”

4.3 “乐观”的形成

从研究数据可以看出，几位研究对象对自己在技术学习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都给予了积极的归因，对自己目前取得的成果以及他人的成功都呈现出了比较积极心理倾向。不过因为他们在实际的技术学习进度与程度上存在一定差距，其乐观程度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定差异。Andy、Doris 和 Emma 的乐观程度较高。Andy 表示自己会“继续与学生一起在课堂中让新技术和新教学体验发生，边学边改进”。Doris 也提到，自己很享受这种“学以致用”的过程。Emma 也特别提到，自己现在也变成了群内受人追捧的“大神”，渐渐开始帮助别人解决一些技术学习上的困惑，这让她“非常有成就感”，也“钻研起来也更有劲头了”。Doris 还特别提到，

她最近参加了学校的教学比赛获得了第一名，专家对她的混合教学模式大加赞赏，而她也认为这“正是技术学习对教学设计的促进”。Bob 与 Cathy 虽然在自我效能上的转化上不甚理想，但因为在希望层面依然保持较好的演变趋势，也保持了一定的乐观。Bob 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研究了很多混合教学、移动辅助学习以及泛在学习的文献与课例，“确实感受到了别人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与成果”，从而也开始对自己的“方法策略进行总结”。Cathy 也表示，虽然目前自己在技术融入教学这方面不太理想，但“在单纯的技术学习层面已经有了明显提升”，接下来的事情其实就是去“给手上的这些技术赋予课堂教学属性，研究一下将技术融入课堂”。

4.4 “韧性”的发展

5 位研究对象进行技术学习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和困境。Andy 就曾在访谈中提到过自己与学生的交流也不总是那么顺利。他说：“作为老师要和学生进行深度交流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虑到你的身份，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有所保留。所以其实我会经常约几位经常有互动的学生出去走走或是聚餐，在生活上与大家形成交集，通过这个来‘突破’师生关系。Doris 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最开始很难在参加外地学术交流与正常教学工作之间进行协调，虽然周末的时间可以利用，但自己备课的时间却不可避免的减少了，加上还有家庭需要兼顾。除了与家人沟通安排好家庭之外，Doris 选择进行集体备课，她约上了几位同样有着强烈技术学习欲望的同事，组成团队，一起参会、备课、讨论、学习与提升，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Emma 则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曾一度陷入“唯技术论”的怪圈，“一了解到点新东西就拿到课堂里用”，结果“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因此她开始选择从线上走到线下，通过与同事、督导们进行探讨，真正从教学的角度来思考技术。

相对与 Andy、Doris 和 Emma，Bob 与 Cathy 最初在自我效能方面便不太理想，遇到的困顿与挣扎自然也是更多。Bob 在访谈中提到，除了不断借助网络来对技术及技术辅助教学进行自学之外，“来自在读学校科研团队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他后来争取参与到了导师的微课程建设项目中，这不仅让他“深入地与研究教育技术的相关人员进行接触”，更“通过实际操作提升了自己对技术与教学的理解”。Cathy 则是在后来的几次校内培训中，鼓起勇气添加了培训的老师的微信，并经常就教学中实际遇到的技术性问题向他请教。除此

之外，她还添加了那几位在培训课上积极交流的老师的微信并与他们展开讨论，虽然大家专业背景不同，但是“在教学上遇到的问题确实共通的”。

4.5 影响因素

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第一轮的跟踪观察及访谈后，本研究所得出的上述研究发现基本诠释了研究对象的技术心理资本及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发展过程与互动特征。基于上述针对教师技术学习过程、背景及其技术心理资本的“侧写”，本研究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开始对总体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挖掘。在技术学习策略方面，Andy 提到，正是自己“年龄比较大，对新技术不太敏感”，“找同事又不太好意思”，“所以找学生手把手的教”。Bob 则将自己的技术学习归功于自己所处的优厚处境，他说：“毕竟周围就有一群优秀的人在做着杰出的研究，自然首先会想到他们。”同时 Bob 也承认，自己所受的教育让他习惯于“从文献中找答案，向同门求帮助”。Cathy 则认为自己选了最直接与最简单的方式，她认为“可接触性以及可进入性”是自己在学习中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且“要学好东西肯定离不开上课”，因此学校的培训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开始。她同时也提到，学校在这方面虽然做得不完善，但有着足够的重视，让她们能够伸手便获得一定的帮助与资源。Doris 在提到自己为什么选择用参加学术交流的形式进行提高时，强调了自己过往参与学术会议提升了教学反思的经历，她认为正是这种以前的良好体验推动她第一时间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对自己的教育技术进行提升。Emma 则说：“什么事情不明白就上网搜一搜就是我的习惯”，“搜着搜着自然会接触到与自己有着同样问题与诉求的人，大家也就聚在一起了。”

可以看出，5位研究对象的技术心理资本及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发展过程与互动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更为强大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他们当下所处的客观环境，也包括他们因个人经历与知识结构不同而产生的主观信念。在下一节中本研究将结合过往研究对所有研究发现进行统合讨论。

5 讨论

从本研究的数据及研究发现可以看出，技术心理资本四要素与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学习活动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不同研究对象之间所发生的技术心理资本动态变化过程及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也有所不同，这与前人研究[28]相吻合。与其他关于教师学习的研究一样[29]，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学习活动也在技术心理资本的影响下，因其具体学习策略的不同而体现出了较强的主体能动性等特征。教师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的实践与策略呈现出主体性、能动性和学习过程，教师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在对技术的选择、理解、使用以及技术结合教学层面不断构建出新理解与新知识，并将其融入自身知识系统[30]。正如所有教师学习行为都离不开社会、文化及历史等复杂系统的影响，教师的技术学习也是如此，也是教师个体在与环境和他人的交互中不断进行的社会建构过程[1]。本研究的发现从教师技术学习的角度对前人观点形成呼应，但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教师技术心理资本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教师技术学习的互动关系。对本研究的发现进行总结后可以看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从不同角度出发在技术心理资本层面得以提升（见表 4）：

表 4 研究对象技术心理资本变化、学习方式与途径

	Andy	Bob	Cathy	Doris	Emma
技术自我效能	强提升	未提升	弱提升	强提升	强提升
技术希望	强提升	较强提升	强提升	较强提升	强提升
技术乐观	强提升	较强提升	较强提升	强提升	强提升
技术坚韧性	强提升	强提升	强提升	强提升	强提升
主要技术学习实践策略	技术请求、技术使用	技术理解、技术使用	技术理解、技术请求	技术理解、技术使用	技术请求、技术迁移
技术学习实践途径	师生交流	网络自学、同侪交流	学校培训、同事交流	学术会议、同事互助	网络自学、网友交流

由上表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技术心理资本四要素伴随着其教育技术学习过程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而这些提升主要通过技术请求、技术使用、技术理解、

技术交流以及技术迁移的教师学习模式得以实现。教师个体因个人背景与具体情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教育技术学习策略，从而使得教师在教育技术学习过程

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特性。从研究数据来看,教师自身的教学观、学习观、教研背景、技术背景,其所处的教研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其所可获取的技术学习支持是其技术心理资本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而这些影响因素塑就教师的技术学习信念并影响教师的技术学习实践策略。综合将本研究所取得实然数据及发现,可以得出教师技术心理资本与教师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互动框架如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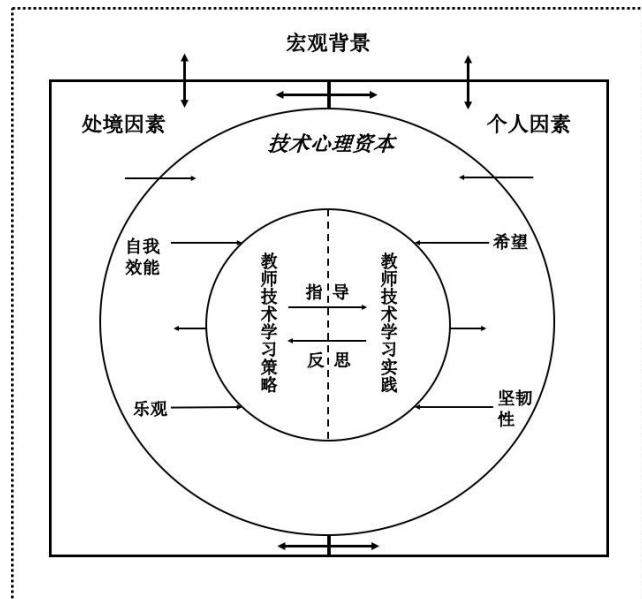


图1 教师技术心理资本与教师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互动框架

如上图所示,教师的技术学习策略作为指导方针与信念的具体体现,对教师的技术学习实践产生作用,同时教师的技术学习实践以反思的形式不断与其技术学习策略进行协商互动,并对其进行修正以适应新的教师学习要求。作为一个互动的整体,教师的技术学习实践与策略在受到技术心理资本影响的同时也不断以生成、发展新的心理资本要素的形式与技术心理资本产生互动。而这种互动又受到教师所具备个人因素及所处的处境因素的影响而衍生出强烈的主体能动差异。且上述所有互动与影响在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一个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教师技术心理资本与教师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促进建议如下:

5.1 建构技术价值引导下的超学科教师教育

教育活动蕴含价值引导,教育最高使命在于引导

个体积极认识自我、拓展自我、提升自我[46]。应加强教师教育中的教育技术学习比例从个人层面提升教师教育技术知识,达成教育技术理解。

仅从学科出发谈外语教师教育难以解决当前教师教育的问题症结。超越外语教育,把外语教师教育与实际社会发展情境结合起来,才能窥见新时代教师教育的可行与有效路径。生产力、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宏观因素的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现实处境的变化与教师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47],构成教师技术学习、教师技术教育以及教师发展的外在驱动力。进入信息时代,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更为全面,不仅要具备学科知识及教学知识,更要拥有教学技术知识[38],这也直接对教师教育提出了全新要求,并且这种要求是随着技术与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传统教师教育的确同时关注“学科”、“教学”与“技术”,但更多的是将三者作为独立的体系割裂培养,鲜有能将三者融合的教师教育形态。学科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力固然离不开学科自身的发展进步,但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改变着人类思维模式、社会形态及实践形式,使教育活动变得更为复杂,对教育理论与模式产生着颠覆性地影响,也驱使着教师教育审视信息化以及技术其所带来的变化和要求。融入技术价值引导的“超学科”职前教师教育不仅是对信息化时代及教育多元化的回应,更是从技术融合的角度承载着外语学科发展驱动力与张力。

5.2 营造以教育为主位的教育技术使用与请求情境

教育活动同样离不开实践操作,价值引导与实践操作的融合与协同能更好地实现教育影响[48]。而价值引导与实践操作的融合与协同关键在于良好的教育技术使用与技术请求情境。高校层面应关注教育技术层面的在职教育,积极拓展教师的教育技术学习渠道,在情境层面加强教师技术卷入,促使教师产生教育技术反思。应以技术辅助的教师学习提升技术辅助的课堂教学,从而形成“教师学习-课堂教学”促进环,在以教师教育促进高校外语教育,以教师学习促进课堂教学的同时,从课堂教学中吸取吸取实然的经验指导教师发展。

主要特别注意的是,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这外语教育及教师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

外语教育的内容及途径使其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技术的发展以及今年来教育技术研究的火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技术为主位的单维发展倾向，产生了为技术而技术的问题[49]。教育技术如果不超越工具本质被赋予丰富的教育属性，便会偏离教育本来的目的，教育技术的发展与研究必须以教育为主位，以人为主位。也正因如此，对良好技术使用与请求情境的营造离不开对教师技术背景差异的关注。教师因个人学习与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在对技术的理解程度及接受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技术教育本身应充分利用技术优势，针对教师群体的技术教育可尝试结合人工智能、在线存储、用户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建构教师技术背景立体特征档案，发展阶梯化、分级化以及个性化的教师技术教育随同体系，对技术教育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构建智能交互学习模式以满足不同技术背景教师的技术学习需求。

5.3 构建融合教育与技术的教学科研生态观

就本质而言，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50]。就技术论技术不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教育技术学科及其服务学科的发展，更从本体层面模糊了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属性，使教育技术学科成为“空中楼阁”。教育技术学在自身理论功能与教育实践的理论需求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已然是其当下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教育技术学必须从更广范围的学科中汲取营养，以扩大理论基础获得进一步发展[51]。因此，应一方面加强以教育属性及教育研究范式位基础的教育技术研究，让教育技术研究由研究技术本身、提供技术服务而向研究技术的教育属性、提供教育服务等方面发生转向；另一方面应超越单纯的理论设想与建构，鼓励从实证角度出发探索教育技术在新时代教学中的融通之道，对教育技术在教学当中的实际运用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从绩效考核、教学评优、职称评聘等角度鼓励教师进行技术辅助下的混合教学设计与实践。

教育技术本身及其应用只能在微观功能层面为教育教学提供帮助，难以解决教育实践中所发生的根本问题。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融合教育与技术的教学科研生态实践方式，为教师的自我成长与建构提供丰富而多元生态环境。当前的教育技术学习实践过于技术

理性，而忽视了个体经验与教育实践。同时，当前的教育技术观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的中性特征，一味强调新技术的使用与推介而忽视了技术在教育实践所存在资源浪费、技术依赖、技术异化等负面效应。诚然，上述负面作用非教育领域所独有的，但依然值得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加以关注。

总而言之，当下的教育技术与教育实践尚未形成良好契合，已存在的外语教师教育及外语教育实践也未能从真正意义上深度享受当下的技术创新红利。鉴于教育技术对于教育实践存在深远的意义并已开始创造出一定价值，我们更应该构建融合教育与技术的教学科研生态，从教育实践出发思考教育技术创新。如果仅停留于单向的技术应用，技术辅助下的教育实践便难逃“水土不服”的命运。

6 结语

本文从技术心理资本对教师技术学习所起到关键作用为理论出发点，使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探究高校英语教师的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与技术心理资本发展的具体过程。厘清了教师的技术心理资本与其教育技术学习实践策略的内涵及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高校英语教师因个人背景与具体情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教育技术学习策略，促使得教师在教育技术学习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特征。教师主要通过技术请求、技术使用、技术理解以及技术迁移的模式，从技术效能、技术希望、技术乐观与技术韧性层面使自身技术心理资本得以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观、学习观、教研背景、技术背景，其所处的教研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其所可获取的技术学习支持是其技术心理资本发展及教师技术学习实践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提出应通过建构技术价值引导下的超学科教师教育、营造以教育为主位的教育技术使用与请求情境以及构建融合教育与技术的教学科研生态观的方式促进教师技术教育。

本研究以教师及教师的技术学习过程为主位视角，深度描述并阐释了高校英语教师教育技术学习及技术心理资本的演进建构过程与影响因素，为教师技术学习及教师技术教育提供了全新视角及实证数据参考。本研究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所采取的质性案例研究方法虽然可以从深度出发对教师的技术学习进行阐释并反射出一定的教育现实，但在普适性及可推广型上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此外，

其他学科教师的技术心理资本及技术学习实践策略也是值得探究的议题。未来研究可通过编制量表、扩大研究对象选取范围以及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进行更具丰富维度的混合研究。

参考文献

- [1] Johnson, K. E. & Golombok, P. R. (2003). "Seeing" teacher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37, 729-737.
- [2] 王凯. (2011). 教师学习: 专业发展的替代性概念 [J]. 教育发展研究, (2), 58-61.
- [3] Shulman, L. S., & Shulman, J. H. (2004). How and what teachers learn: a shifting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36 (2), 257-271.
- [4] 曾练武. (2010).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优化对策分析 [J]. 现代大学教育, (3), 107-109.
- [5] 范梅, 曾宝成, 李君丽. (2006). 高校教师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J]. 现代大学教育, (3), 159-161.
- [6] Luthans, F., Yousef, C. M., & Avolio, B. J. (2007). 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ing the human competitive edg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连榕. (2015). 专长发展与职业发展视域下的教师心理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 (01), 92-99.
- [8] Goldsmith, A. H., Veum, J. R., & Darity, W. (1997).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and Human Capital on Wages. *Economic Inquiry*, 35, 815-829.
- [9] Judge, T. A., & Larsen, R. J. (2001). Dispositional affect and job satisfaction: A review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6, 67-98.
- [10] Judge, T. A., & Bono, J. E. (2001). Relationship of core self-evaluation traits-self-esteem, generalized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with job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 14-25.
- [11] Jensen, S. M. (2003). Entrepreneurs as leaders: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erceptions of authenticity on venture performanc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12] Hosen, R., & Youssef, C. M. (2004). Human, Social, and Now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anagement: Investing in Peopl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33, 143-160.
- [13] Luthans, F., Avey, J. B., Smith, R. C. & Li, W. X. (2008). More Evidence on The Value of Chinese Work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 Potentially Unlimited Competitive Resour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 818-827.
- [14] 赵辉. (2014). 试论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的分析和开发[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18), 81-82+87.
- [15] 欧阳忠明, 任鑫, 田丽君. (2016). 新型职业农民心理资本与自我导向学习的关系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06), 47-55.
- [16] 徐宛笑. (2015). 高校学生学习参与度与心理资本关系——基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实证分析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6), 182-189.
- [17] 仲理峰, 王震, 李梅, 李超平. (2013). 变革型领导、心理资本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J]. 管理学报, 10 (4), 536-544.
- [18] 李林英, 徐礼平. (2017). 重大科研项目团队心理资本维度及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34 (20), 132-138.
- [19] 李力, 郑治国, 廖晓明. (2016). 高校教师职业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14(06), 802-810.
- [20] 陈威燕, 李强, 王智宁. (2016). 基于创新行为中介作用的心理资本与科研绩效关系研究. *统计与决策* [J], (11), 102-105.
- [21] 关蓉, 王平. (2015). 积极心理资本: 西部农村教师资源稳定的本源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 (1), 93-95.
- [22] 毛晋平, 唐晨. (2015). 教师团队心理资本与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04), 736-740.
- [23] 夏扉. (2017). 心理资本对教师职业倦怠影响研究——基于 528 名在岗教师的调研 [J]. 江西社会科学, 37 (07), 250-256.
- [24] 刘锦涛, 周爱保. (2016). 心理资本对农村幼儿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06), 1069-1073.
- [25] 熊猛, 叶一舵. (2014). 心理资本: 理论、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2 (3), 84-92.
- [26] 徐礼平, 李林英. (2016). 团队心理资本: 内涵、测量、作用机理与研究展望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33(23), 123-127.
- [27] 代静亚, 王中华. (2017). 心理资本对乡村好教师培育的价值与策略 [J]. 中小学教师培训, (11), 26-29.
- [28] 桑国元. (2017). 教师作为学习者: 教师学习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142-148.

- [29] 陈向明. (2013). 从教师“专业发展”到教师“专业学习” [J]. 教育发展研究, (8), 1-7.
- [30] Williams, M. & Burden, R. (2000). *Psychology for Language Teac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1] Meirink, J. A., Meijer, P. C., Verloop, N. & Bergen, T. C. M. (2009). Understanding teacher learn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relations of teacher activities to changed beliefs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5, 89-100.
- [32] Shulman, L. S. (1986). Those who understand: Knowledge growth in teach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67, 4-14.
- [33] Mishra, P., & Koehler, M. J.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new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8 (6), 1017-1054.
- [34] 钟亚尼. (2007). 协作的教师学习: 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 卢乃桂等编. 中国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变迁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
- [35] 顾佩娅. (2009). 优秀外语教师成长案例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6] 毛齐明, 蔡宏武. (2012). 教师学习机制的社会建构主义启示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 19-25.
- [37] 张屹, 郝琪, 陈蓓蕾, 于海恩, 范福兰, 陈珍. (2019). 智慧教室环境下大学生课堂学习投入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课”为例 [J]. 中国电化教育, (01), 106-115.
- [38] 景飞龙, 秦杰. (2019). 国外移动技术辅助语言学习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探析 [J]. 中国远程教育, (01), 79-85.
- [39] 沈夏林, 邓倩, 刘勉. (2019). 智慧课堂学习体验: 技术赋能身体图式的唤起 [J]. 电化教育研究, 40 (09), 5-82.
- [40] 叶新东, 仇星月, 封文静. (2019).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语言学习生态模型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40 (02), 105-112+128.
- [41] 徐瑾劼, 朱雁. (2019). 信息技术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实证研究——基于 TALIS2018 上海数据结果的二次分析 [J]. 开放教育研究, 25 (04): 75-81.
- [42] 何聚厚, 梁瑞娜, 韩广欣, 肖鑫, 梁玉帅. (2019).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度学习场域模型构建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40 (01), 59-66.
- [43] Creswell, J. W. 2013.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4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44] Creswell, J. W.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Sage.
- [45] 陈向明. (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46] 刘铁芳. (2006). 自我认识的提升与个体价值精神的超越——论当代教育中的价值引导 [J]. 高等教育研究, (12), 1-15.
- [47] 郑新民, 阮晓蕾. (2018). 外语教师学习共同体中的论文写作实践探究——以如何提升研究问题质量为例 [J]. 外语界, (4), 18-26.
- [48] 刘伟. (2017). 智慧教育: 价值引导与实践操作的融合 [J]. 电化教育研究, 38 (06), 27-33.
- [49] 杨改学. (2006). 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反思 [J]. 电化教育研究, (3), 7-11.
- [50] 蔡昱君, 李小涛, 李芒. (2015). 教育技术生态观: 目的、定位及意义 [J]. 中国电化教育, (11), 13-17+27.
- [51] 杨开城. (2005). 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尴尬 [J]. 中国电化教育, (12), 11-15.